

病入膏肓的杜月笙和孟小冬举行了婚礼

10



李伶伶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长久以来,孟小冬这个名字,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已不单单是一代红伶,一介名优,而是一个在旧时代受封建遗毒侵害、历经坎坷的悲惨女人。很多人因为她两次为人妾、一生无后而掬同情之泪。于是,无论何时提及孟小冬,总绕不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梅兰芳。本书还原历史,廓清真相,再现当年被风传一时的梅孟之恋,讲述那段已经远去的恩怨情仇。

[上期回顾]

结束在美国的演出后,梅兰芳回到国内。不久,他的伯母去世了,得到消息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赶回了家。随后,梅家办丧事。孟小冬知道后,来到梅家戴孝,但是她却被拒之门外。绝望之余,孟小冬离开北平。半年以后,两人正式分手。两年后,孟小冬在报纸上刊出启事,其中称,是梅兰芳辜负了她。

热点关注

孟小冬和杜月笙的关系公开了

和梅兰芳分手后,孟小冬长居天津,除了父亲病、亡而回了一趟北平后,似乎始终不愿意回到北平生活。有人猜测,她是准备重新登台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保证不会和梅兰芳见面,为了避免跟梅兰芳相遇,她选择两人在不同城市生活。

姚玉兰嫁给杜月笙后,因为只是四房,所以未能住进杜公馆,而只能另择新屋。杜月笙的前几房太太都是苏州人,很齐心,共同抵制姚玉兰。长期以来,姚玉兰孤立无援,心情一直很郁闷。她知道杜月笙对孟小冬有好感,而且很想占为己有。如果出于女人本能的嫉妒心,她似乎应该很排斥孟小冬。事实却相反。

也许是因为她一方面很清楚杜月笙的为人,自己绝不可能是杜的最后一个人,既然如此,还不如为杜物色一个跟她有亲密关系的人。这样一来,杜肯定会对她感激万分而不至于有了新欢厌弃旧爱,她也因此能长保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她也需要有人跟她结成妾的同盟,共同对抗杜的那几个苏州女人。孟小冬显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也是北方人,她们又是结拜姐妹,杜月笙早已对她垂涎三尺,而她刚刚经历感情挫折,正处于感情脆弱期。

于是,这次,在孟小冬抵达上海后,姚玉兰万分殷勤地邀请她住进她和杜月笙的家。孟小冬照办了。三人同在一个屋檐下,该发生的事就发生了。也许一开始孟小冬有被迫的成分,但是后来,她还是接受了既成事实。

从6月到7月,孟小冬和杜、姚同住了两个多月。“七·七”事

变后,国内形势严峻,杜月笙和姚玉兰为避战祸,离沪去港。孟小冬没有同去。此时,她没有名分。于是,她只好孤身一人返回北平。

远在香港的杜月笙无法忘却孟小冬,也因为她仍身处日寇占领下的北平而感到不安。于是,他通过留在上海的账房先生黄国栋,给孟小冬写了一封信,让她也去香港。可以想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孟小冬收到杜月笙的信,该如何心暖。她或许会认为,杜月笙对她是真心的,也只有他(当然还有姚玉兰)能够给予她温情。于是,她立即收拾行装,动身去了香港。

不知为什么,孟小冬在香港只逗留了几个月。然后,她又孤身一人,途经上海返回了北平。颇为神秘的是,去港时,孟小冬身边只有一只皮箱;北返时,她带了五只皮箱。与此同时,杜月笙写信给黄国栋,让他负责护送孟小冬北归,并确保她,还有那五只皮箱的安全,并特别嘱咐不能让日伪查扣皮箱。黄国栋虽然并不知道那些皮箱里装了什么,但他恪尽职守,以手上的一张“特别通行证”将孟小冬安全送抵北平。至于皮箱里的东西,无人能知。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剃掉了胡子

苦熬了八年,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为庆祝抗战胜利,北平的广播电台特别举办了一个国剧清唱庆祝节目,孟小冬应邀和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合唱《武家坡》。尽管只是在电台里清唱,尽管孟小冬因病体力不支只唱了一句“一马离了西凉界”,但因为久别重逢,又是在胜利之后的特别心情之下,所以,戏迷们还是直呼过瘾。

抗战胜利的消息让人振奋。

那天,上海梅家聚集了一屋子的人,有亲人更有朋友,他们像过年一样见面就道喜、拥抱。他们谈笑风生之后,才发现主人并不在客厅里,正纳闷,突然看见梅兰芳出现在二楼楼梯口。只见他身着笔挺的灰色西装,挺括雪白的衬衫,绛红色的领带打得端正,脚上一双黑皮鞋闪着亮光。大家看不到他的脸,因为他的脸被他用一把折扇挡着。他就这么半遮着脸,以与年龄大不相符却如旧式小姐一样的轻盈步履,缓缓走下楼来。走到大伙面前,他猛地拿下折扇,一张干干净净的脸。起初,大家不明就里。片刻工夫,他们发现了,他的唇上,蓄了3年多的胡须,没了!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从胜利那天起,梅兰芳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他要抓紧时间争取尽快重登舞台,将八年的损失夺回来。于是,已经51岁的他每天的生活紧张且充实,早上他起得很早,在院子里练功,下午吊嗓子,晚上看剧本,他像一个披挂整齐的将士,随时等待着出发号令。两个月以后,他正式复出。

1949年4月,眼看人民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上海似乎不保,因此人心惶惶。

4月23日,南京解放。4天后,孟小冬随杜月笙一家人乘荷兰“宝树云”号客轮离开了上海。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上海,甚至没有回过内地。

五姨太孟小冬分到2万美元遗产

抵达香港后,孟小冬他们住进位于坚尼地台18号的一套公寓。这套公寓有三室一厅,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还算是不小的。但是,杜家人口多,住在一起挤挤的。杜月笙又另外租了房子,让子女们搬了出去。这样,孟

小冬也就有了属于她自己的一间房。她的房间布置得很清雅,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剧照,还摆放着一把胡琴。有一幅《武家坡》的剧照很特别,它好像是被从中间撕开的。于是有人怀疑,那被撕掉的“人”,可能是梅兰芳。看得出来,尽管她已经远离了舞台,但在内心深处,对于过去的舞台生涯和过去的人,还是很怀念的。她并非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抛弃了过去的一切。

远离了战火,远离了动荡,孟小冬感觉生活一下子变得清静起来。平时,她仍然以照顾杜月笙病体为主。闲时,特别是杜月笙心情大好时,杜家呼朋唤友,在家里举办一个小型的宴会。这时,马连良、杨宝森、张君秋,还有琴师王瑞芝都在香港。然后,姚玉兰唱一段,孟小冬唱一段,大家合唱一段,杜月笙也即兴来一段,气氛颇为热烈。

1950年秋,留在内地的杜月笙的师傅黄金荣受政府委托派人到香港劝说杜月笙返回内地。与此同时,夏衍、潘汉年、章士钊也到香港劝他返回内地。风声传到了台湾。台湾方面本来就对杜月笙始终不肯去台湾心存不满,如今又听说他和大陆方面“眉来眼去”,更加恼火,于是放出风来,警告他小心行事,否则后果会如何如何。

杜月笙当初既不选择留在大陆,也不选择去台湾,实则选择了一个两头不靠、两边观望的中间状态。他以为,香港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避风港。如今,他被双方夹击,他感觉香港也呆不下去了。他要重新选择一个安生之地,哪里?法国。于是,他立即召集全家人,说了他的想法。家人自然不敢反对。随即,他让管家万墨林为全家人申请护

照。数数人头,一共是27人。

就在这时,始终未发一语的孟小冬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杜月笙,让在座的所有人惊悚不已。她说:“我跟着去,算使唤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这简直可以说是一句话惊醒梦中人。杜月笙也好,姚玉兰也好,其他人也好,都猛然惊醒:对呀,她孟小冬算是杜家的什么人呢?

杜月笙很认真地回味了孟小冬说的那句话,越想越觉得太亏欠她了。他了解她和梅兰芳的那段情,因此他也知道她对于名分的看重。他突然想到,自己年老体弱,小冬不过才40出头,万一自己先离世,她该怎么办?这么多年来,她跟着他,陪着他,照顾他,给他安慰,给他精神慰藉,她付出了一切,难道给她一个名分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于是,他当即决定,将去法国的事放一放,先刻不容缓地办一件大事:举办婚礼。

不久,在九龙饭店,62岁病人膏肓的杜月笙和42岁风韵犹存的孟小冬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婚礼。婚礼上,杜月笙很认真地让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们给孟小冬磕头,称呼她一声“妈咪”,称呼姚玉兰为“娘娘”。之前,孟小冬是他们的“阿姨”、“孟阿姨”、“小冬阿姨”、“孟小冬阿姨”。一声“妈咪”之后,孟小冬分别给儿子、女婿们每人一套西服礼物,分别给女儿、儿媳妇每人一块手表。

孟小冬和杜月笙举行婚礼后不到一年,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弥留前,他将财产做了分配。孟小冬只分到两万美金。据说,她脱口而出:“这怎么够?”不够又能怎样。也幸好之前他们举行了婚礼,她是有名分的——五姨太,否则,她连两毛钱恐怕都拿不到。

旅社里的赤裸女人和一场持枪较量

6



继讯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悠悠古中州,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国资委主任却突然猝死。堂堂大型国企,资产实际评估却只有区区五千万,上亿资产不知流向何方?背后究竟是谁在操作?人民财产,岂能如此践踏?新任国资委主任周子敬,不畏强权,历尽艰难,终于以正义压倒邪恶,铲除权恶势力……

[上期回顾]

郑天虎在周子敬上任之际送来两辆奔驰车,想拉拢周子敬。却被周子敬拒绝了。周子敬第一次参加完市委常委会后,韩市长约见了周子敬。谈话中,周子敬体会到这个韩市长不是一般人物,对他在中州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韩市长邀请周子敬一起吃饭,吃饭中,周子敬发现韩市长和宋坚在秘密安排什么计划。

官场小说

一场设好的局

为首的是一位中年警官,进入旅社后扬臂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众人顿时屏气凝神,蓄势待发。一位身着服务员装束的年轻人机警地迎上前,小声向中年警官报告情况。中年警官点点头,然后回身向那个被挟持的女人招招手。这个女人虽然披头散发,面容却是年轻妖艳,在两个男人的推搡下来到中年警官面前,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

中年警官面色威严:“刚才对你讲的做法记住了吗?”妖艳女人点点头。中年警官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向众人果断地一挥,一行人纷纷拔出手枪,在那个身着服务员装束的年轻人引领下,动作轻盈快捷地围成一扇紧闭的房门。中年警官点头下令,众人破门而入。“别动!”……

有人按亮灯光,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两张床上的人。床上的人显然都在熟睡,听到动静却是反应极快,不约而同地猛地一个漂亮的翻滚动作蹿起身,同时从枕下抽出手枪,枪口对准众多的不速之客。双方形成紧张的对峙。

“不准动,我们是警察!”中年警官厉声喝斥,同时也慌忙亮明身份,快步奔上前来。那个妖艳女人随后出现,像演戏一般解开浴巾,一丝不挂地爬上来,把粉红色的丝罩和内裤丢在醒木上,然后双手掩面,蜷缩身子……

紧接着,闪光灯连连闪亮。中年人迅速明白了眼前突然发生的情况,慢慢合上手枪的机头,不慌不忙地把手枪放在床头柜上,冷眼看着那个妖艳女人摆摆手:“你的戏演完了,还不快走!”妖艳女人倒也听话,重新裹上浴巾,拎起乳罩和内裤,逃也

似的跑了出去。中年人神态沉稳地坐在床上,悠然点上一支烟,目光轻蔑地注视着中年警官。

中年警官煞有介事:“你们违法嫖娼,还持枪拒捕,真是胆大包天!”

那个年轻人假意垂下持枪的手,瞬间突然身形一闪,动如脱兔一般令人猝不及防地来到中年警官的面前,冰冷的枪口已经顶住了中年警官的额头:“放你妈的屁,做局做到老子的头上,瞎了你的狗眼!”中年警官顿时脸色煞白:“别……别动,有话好说。”其他众人快速围了上来,十几支枪口分别对准年轻人和中年人的额头。

中年人掏出警徽闪亮的证件向众人展示,然后厉声道:“我们是省公安厅的,都把枪放下,这是命令!”众人面面相觑。中年警官无奈地挥挥手,众人纷纷收起手枪。中年人冷冷地问:“你们三更半夜闯进我的房间,有何公干?”中年警官强作镇静:“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违法嫖娼。”

中年人轻蔑地对众人道:“我劝你们还是放规矩些,实不相瞒,我这位兄弟是特种兵出身,真要动手,你们这十几个人讨不到便宜。”众人呆若木鸡。中年警官倚仗人多势众,依然有恃无恐:“你不要危言耸听,哪怕你有孙悟空的本领,也闹不出我们的中州城!”

中年人冷冷一笑:“我们来自中州不是要同你们争强斗狠,是你们闯进来找我们的麻烦。说说吧,你们要干什么?”中年警官大模大样地坐在软椅上:“我们是例行公务,既然你们是省厅的,应当知道该怎么配合我们执法。你们到我们中州来执行什么任务?”中年人严词拒绝:“无可奉告。”“那只好对不起了。”中年

警官颐指气使,“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中年警官一挥手,一个大块头走上前,从床头柜上收起枪支和证件。其余的人四处一阵翻找,除了发现仅有一只黑色公文包外别无他物。

中年人指着公文包:“那里面有重要文件,你们要妥善保管。”中年警官阴阴一笑:“请放心,等核实了你们的身份之后,肯定会完璧归赵。”

案件材料不翼而飞

中州市公安局是一座大屋顶殿堂式的建筑,远远看去威严气派。当年,修建办公楼时,现任的宋局长力主采用此种形式的设计,建成后果然不同凡响,既有气势的尊贵,又有衙门的威仪,别具特色。

中年人和年轻人在众多警员的押送下走进这座建筑的大门,被安排在二楼会客室里等候发落。那个中年警官变得客气许多,不仅让烟,还派人送来茶水。小等片刻,房门推开,面色阴沉的宋警官气度从容地走进来,冲着中年人和年轻人哈哈一笑:“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啊。”

中年警官慌忙起身介绍:“这是我们的宋局长。”中年人稳坐不动,不卑不亢:“我们被你的人带来,正在等待着你这位大局长的发落。”

“看来,你就是省厅秘侦处的刘处长吧。”宋警官指向年轻人,“那位一定是赵警官。”“我叫刘威,他叫赵勇。”被称作刘处长的中年人挪揄自嘲,“我们现在成了你的阶下囚。直说吧,你准备怎样发落我们?”

“还谈什么发落呀?”宋警官作无奈,“今天就只当我们把你请请来,大家相互认识一下,交个朋友。”“既然如此,请发还我们

的物品。”刘威口气强硬。

“请放心,我们一定原物奉还。”宋警官爽快答应,然后用目光示意那位中年警官。那位中年警官返回回来,将收去的物品一一发还。年轻的赵勇收好枪支和证件,然后打开文件包查看,结果大吃一惊——包内空空,原有的案件调查材料全部不翼而飞。

“我们包内的文件呢?”赵勇厉声发问。“什么文件?”中年警官装作十分茫然,“我们连这个包都没有打开过,不知道什么文件。”赵勇有些发急:“你们收去的时候检查过的,现在翻脸不认账,搞什么鬼?”刘威示意赵勇,两人愤然而去。宋警官望着二人的背影,脸上露出得意的狞笑。

周子敬对中纺开始有所动作

郑天龙的办公室位于办公楼二层的深处,有着非常宽大的空间和豪华的设施。此时此刻,这位纵横中州的隐形老大一反平时的沉稳和自信,陷入一种焦躁和不安之中,他不时地走到窗前向楼下张望。不一会,周子敬来到中纺集团视察,怪模怪样的万有金和精神焕发的齐伟跟在周子敬的身后。

郑天龙心生疑窦,这个齐伟坐了多年的冷板凳,今天突然精神焕发地跟随着新任的身边,脸上还有一种如沐春风般的奕奕神采,难道这家伙被周子敬重新起用了?这个齐伟也是个难缠的角色,脾气犟,认死理,给点阳光就灿烂,当年为了贺铮的事情就不管不顾地上蹿下跳。如今再度出山,那可又是一个冤家路窄啊。

郑天龙一边暗自思谋,一边满脸笑容地对周子敬表示殷勤:“周主任,请你先上楼喝

水,然后再去车间视察。”周子敬摆摆手:“水就不用喝了,还是先去车间看看吧。”

中纺集团的生产车间是按照生产工艺流程顺序排列的,厂房高大,机声轰鸣,工人们在穿梭忙碌,一派紧张有序的景象。看得出,这个老牌的国字号企业依然充满着旺盛的生机,也看得出来,郑天龙在企业的生产管理上是个业内高手。周子敬沿着生产工艺流程顺序察看,一边走一边听着郑天龙大讲特讲。说实话,周子敬对生产现场的状况十分满意,也对郑天龙管理企业的能耐刮目相看。同时他又暗暗感慨,如果这个郑天龙不鬼迷心窍,同贺铮联手经营企业,那真是一对珠联璧合的好搭档。

走出车间,周子敬道出主题,“老郑啊,你们原来搞的改制方案我看了,但是,我这个新主任不能搞官督,不能不做任何实际核查就在别人搞的方案上签字。所以呀,就要重新走一遍流程,也就是说,从第一步清产核资开始重搞改制方案。”周子敬正色道,“企业改制是我们进行经济改革的必由之路,中纺集团是我们搞企业改制迈出的第一步,要改出成效,改出经验,要为我们中州市数百家国营企业改出一条成功之路。因此,国资委专门成立了企业改制办公室,委派齐伟同志挂帅,负责具体指导和参与企业的改制工作。”

郑天龙大吃一惊:“这个周子敬真是令人头疼,偏偏派出齐伟这头犟驴任此要职。面前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显,周子敬是举着明晃晃的利剑要拿自己开刀。哼,你这个外来户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老子在中州是何许人也,想搞我的名堂那是太岁头上动土。走着瞧,鹿死谁手还未可知!”